



## 遍访名山始著书 ——评王晓鸣等《豪食犬亚科的系统发育》及王晓鸣 《西方犬亚科的系统发育》

[Phylogenetic Systematics of the Borophaginae (Carnivora: Canidae) by Xiaoming Wang, Richard H. Tedford, and Beryl E. Taylor: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New York), Number 243, 1999. 391 pages, 147 figures, 2 tables, 3 appendices. ISBN 0003-0090. \$32 (paperback)]

Phylogenetic Systematics of the Hesperocyoninae (Carnivora: Canidae) by Xiaoming Wang: Ibid. Number 221, 1994. 207 pages, 65 figures, 5 tables, 3 appendices. ISBN 0003-0090. \$17.5 (paperback)]

5年前收到王晓鸣的专著《西方犬亚科的系统发育》，曾想写篇书评将该书推介给国内同行们。陈寅恪讥讽的那种“未免名山便著书”的“学人”形象与晓鸣其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于是我便顺手写下这标题。但，仅此而已……。时隔5年，最近又收到王晓鸣与戴福德和泰勒合作的新著《豪食犬亚科的系统发育》，故将晓鸣的“新书旧作朋比侃，两类狗肉一锅烹”了。

犬科的现生代表包括豺、狼、狐、貉、狗等，从晚始新世起化石记录极为丰富；但长期以来古脊椎动物学家们却对犬科内的系统分类问题伤透了脑筋。辛普森(G. G. Simpson)在他的名著《分类学原理与哺乳动物分类》(1945)中曾无可奈何地说：“犬科化石极为丰富，丰富得让人感到难堪，它足以混乱而不是澄清科内的分类。”罗美尔(A. S. Romer)在其1968年的《古脊椎动物学注评》一书中则以一言以“避”之：“好几位作者提出了(犬科的)进一步划分，我看分到亚科一级也许就足够了(我对此就不予讨论了)。”事实上，当时已沿用了近40年的马修(W. D. Matthew, 1930)的犬科两分法，既不尽人意，又乏善可替。这种主要依据第一下臼齿的跟座的形状及齿尖构成而将犬科一分为二的状况，又延续了10年，直到1978年，戴福德首次提出将犬科分为西方犬、豪食犬及犬3个亚科。

这两部专著(以下简称王1994及王等1999)似乎代表犬科三部曲中的前两部，分别研究了业已绝灭、仅分布于第三纪北美大陆的西方犬及豪食犬两个亚科的分类和系统发育。它们在布局、方法、描述、分析及推论等方面，均有惊人的相似或平行之处(例如，王1994的图2与王等1999中的图3完全相同)。当然，这种情形既是不可避免，也是无可厚非的。在布局方面，两本书均依次包括：目录、摘要、导言、研究史、材料和方法、系统古生物学(分类)、系统发育分析以及与地层、地理分布、生态等相关的推论，篇末有参考文献及若干附表。两书的目录都十分详尽和清晰，方便检索。摘要上也下了一番功夫，基本做到了准确(accurate)、具体(specific)、简明(concise)、忠实于原文(non-evaluative)、自成一体(self-contained)、连贯可读(coherent and readable)。

两书的“导言”包括了西方犬及豪食犬两亚科的分别简述、研究课题的来龙去脉、所引用标本之收藏机构的缩写及全称对照名单、鸣谢。两书的“研究史”均平铺直叙,其好处是脉络分明。但若能写成刀肯思(Richard Dawkins)或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式的记叙文体(narrative),则让人读后的印象更深。晓鸣的英文功力做到这一点乃游刃有余,只可惜受了科技八股戒咒的束缚而“养在深闺人未识”(白居易)了。两书“研究史”一章都列表展示了前人对该两亚科的各种分类方案,让人一目了然。“材料和方法”一章,两书也大同小异,大抵包括:研究范围、布局、测量标准、分类命名及定义等。

既属分类学专著,那么“系统古生物学(分类)”一章理所当然地在两书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不仅反映在篇幅上,而且也反映在其耐久性和重要性上。在王 1994 中,该章占全书的三分之二;而在王等 1999 中,该章几乎占全书的四分之三。在王 1994 中,除了犬科基部未定亚科的 *Prohesperocyon* 之外,他还厘定了西方犬亚科的 10 属 26 种,其中包括 4 个新属 8 个新种,涉及到的标本分藏在美国和加拿大的 23 个博物馆及研究机构中。在王等 1999 中,他们厘定了 23 属 66 种,其中包括 11 新属 18 新种,涉及到北美近 40 家机构的标本。这两项研究涉及的标本数以千计,仅 *Borophagus secundus* 一种的“归入标本”的清单竟达 8 页之长。更值得一提的是,每一“归入标本”除标本号及材料外,还有产地及层位的信息,令检索使用十分方便。每一个属种的厘定及新属种的建立,都有详细的描述、比较和讨论。

当然,专著页数及涉及标本数量的多寡与工作量的大小并无必然的联系,与质量的好坏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爱因斯坦的“ $e = mc^2$ ”创下了最短的科技论文摘要的记录。迄今未被打破。而发表王 1994 及王等 1999 这两部专著的刊物,曾发表过一系列有关岳齿兽类(oreodonts)的专著,页数和涉及标本数量均十分可观,但内容只是那些标本及插图的编目,与我现在讨论的这两本专著难以相提并论。这两本专著,尤其是它们的“系统古生物学(分类)”章节,充分反映出每一种属的厘定均经过:1)对现存标本的第一手的全面观察;2)与相近种属的不厌其详的比较;3)对前人研究结论的充分合理的讨论;4)对种属特征进一步补充和修订。他们对数以千计、分存在各个研究机构中的“归入标本”的鉴定和记录,无论对这些研究机构的标本整理,还是对后人的进一步研究,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就是我前面所提及的“耐久性”的含义;换言之,无论未来的研究者们对系统发育有多么不同的认识,这些标本在种属一级上的归属相信不会有太大的更动。其实,这也就是优秀的分类学专著的历史使命及评判尺度。从这层意义上来说,这两本专著必将成为犬科化石研究的经典。不特此也,它们的先后问世,已经使犬科化石在科级及亚科一级的分类上,成为哺乳动物纲中同级阶元分类研究的典范之一。

两书“系统发育”一章都采用了分支系统学的原理和方法,分别对西方犬及豪食犬两亚科进行了性状分析和系统发育的重建。作者们揭示出每一亚科内除了某些过渡性的种属外,均可进一步分出 4 个主要分支(major clades)。显然,他们已超越了罗美尔当年(1968)的期望,已将这两个亚科既理清又分细了,确实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进步。

正文的最后一章是与两个亚科有关的地层、地理分布、生态和多样性的探讨。王 1994 的图 65 和王等 1999 的图 141,分别为西方犬和豪食犬亚科的层位分布与系统发育对比图,它们迟早是会被古脊椎动物学教科书的编写者所采用的。晚第三纪北美的豪食犬类

与欧亚的鬣狗类,在两大陆间其他肉食类和蹄类的迁移和交换中,能做到各守城池,“我自岿然不动”(毛泽东)。他们将此现象解释为:这两类形态相似且在各自的大陆上占据相似的生态灶,为交相辉映的 ecomorph,令人折服。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两书共有图版 200 多幅,其中线条插图多出自顾瑞士(R. J. Gooris)先生之手,精美无比,象这样的艺术家当列“濒危物种表”(endangered species list)之榜首。

总之,这两部专著的先后问世,已给戴福德犬科三分范式(Tedford Canid Tripartition Paradigm)提供了可靠的系统分类依据。王晓鸣与戴氏间的合作关系也已成为学术上薪火相传的佳话,并可载入古脊椎动物学史册。我衷心希望,这两部书既非王晓鸣的巅峰之作,也非戴福德的“天鹅绝唱”(Swan Song),犬科系统发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犬亚科的系统发育》的撰写,显然非君莫属了。

如果说德先生的真谛是折衷(compromise)的话,那么赛先生的精髓则在于其不僵化(nonrigid)。分支系统学从一开始就强调的一分为二(dichotomous)、非此即彼(either-or)等要义,注定了它将被其信奉者们所僵化(rigidify),尽管其开山鼻祖亨尼希(W. Hennig)本人只把分支系统学看成众多参证系(general reference systems)中之一种,并不主张“唯我独尊”,他的徒子徒孙们却大搞废黜百家、独尊“亨”术的把戏。如果一种科学理论被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传至千秋亦是真”(郭沫若)的绝对真理的话,那么它也已行将就木了。

虽然晓鸣与戴氏均身在分支系统学派的大本营之一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但他们非但不是其顽固派(the diehards),恐怕在那些狂热分子的眼里,他们简直是十足的叛逆!有例为证:王 1994 图 2 和王等 1999 图 3 的犬科分支系统树上均表达得清清楚楚,豪食犬与犬两个亚科为姐妹群(sister group),而西方犬亚科则是豪食犬亚科加犬亚科的姐妹群。但王 1994 明白无误地指出:西方犬亚科是犬科内原始的并系(paraphyletic)类群,其中的原始属 *Hesperocyon* 很可能是豪食犬及犬两亚科的共同祖先(页 6~7)。尽管王等 1999 中没有如此明显的表述,但作者们还是指出:豪食犬亚科—犬亚科分支是依次由西方犬亚科衍生出来的(页 9)。

诚然,两书的作者们对这种难以调和的矛盾是心照不宣的,并且在热情(passion)和理性(reason)之间,还是理智地选择了后者。譬如,王 1994 中说:尽管有这些实际上的困难,戴福德有关犬科地史上的三重辐射的观点仍是重要的启迪,并且使西方犬亚科的研究藉此而纲举目张(页 8)。在王等 1999 中,作者们也承认:“……完全取消并系分类单元(paraphyletic taxa)是不现实的”(页 19)。同时他们还指出:“没有非信不可的理由显示简约性方法(parsimony method)更能发现真正的系统发育……”(页 324)。这岂止是小心谨慎,这简直是声明放弃(disclaimer)啦!我由此联想到胡适当年曾戏谑他的好友朱经农、杨杏佛所做的半文半白的“新诗”,他们自称为“仿适之”的“白话诗”,而胡适则反唇相讥道:“请问朱与杨,什么叫白话?货色不道地,招牌莫乱挂。”依我看,那些分支系统学派的卫道士们也该向晓鸣及其合作者们大喝一声:休要挂羊头卖狗肉,再盗用我们的注册商标,我们可要拉你们公堂相见!

美国人爱苗条、要减肥,可说起话、写起文章来,冗词赘句,毫不在乎。耳濡目染,晓鸣也深受其害;例如,两书中充塞各种可以用小词取代的前置词短语:“in light of the fact that”(considering, for, since...),“in a consistent manner”(consistently),“with the

exception of” (except, except for, but), “by the fact that” (because, for…), “as in the case of” (concerning, regarding)等等。还有许多动宾或表补短语可以用简单动词代替,例如:“place constraints on (constrain), “is in need of” (needs), “gives further evidence of” (further indicates), “allows a better appreciation of” (appreciates better or better appreciated)等等。此外,象洋八股中的套话(cliché)也应尽量避免,诸如:

“...bring the uniqueness of canids into sharper focus,” “...provide the yardstick by which everything else is measured.”

在这人心浮躁的信息和商业社会中,在许多同龄人追名逐利、寻求瞬间满足(instant gratification)的重压(peer pressure)下,王晓鸣耳闻目睹心不动,辛勤耕耘十多年,著书立说,个中甘苦只有他本人和家人才能充分了解。晓鸣是个心娴手敏的多面手(a versatile man),又是温和敦厚的真君子(a real gentleman);他可以说是温、良、恭、俭、让,五“毒”俱全。他电脑玩得很早,也玩得很精,又曾长期没有正式工作,却没有为了谋生或赚大钱而随波逐流去改行。为了要龙骨,他不仅经历了王国维所讲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境界,而且简直到了“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韦庄)的地步。这是何等的壮怀激烈啊!做事业、做学问真得要有这种义无反顾的精神,成固可喜,即令失败,也认了。但,晓鸣毕竟是成功了,这两本专著就是最好的标志。

我曾有幸与王晓鸣博士在堪萨斯大学共事两年,目睹过他的工作,真可谓:若非“半岭逢驱车”,怎解“人牛一何苦!”(引号中是元好问的诗句)。我愿借美国诗人 Robert Frost 的一首小诗,来称赞晓鸣的用功之勤、钻研之苦、敬业之痴及治学之精:“The heart can think of no devotion/ Greater than being shore to the ocean- / Holding the curve of one position / Counting an endless repetition.” (“Devotion”)。我试译如下:心里难以琢磨 / 有哪一种执著 / 能超过 / 海岸对海洋的执著—— / 坚守一个固定的曲度 / 历数那重复不尽的潮涨潮落(《执著》)。

谨以此文纪念先父兼蒙师苗玉昌先生逝世 35 周年。感谢我和晓鸣的共同老师翟人杰、张永轲和刘冠邦教授以及我们的共同朋友张弥曼及已故周明镇院士,感谢这些良师益友多年来的谆谆教诲、殷殷鼓励和步步提携。

(苗德岁 美国堪萨斯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